

度外交活動頻繁，不但在去年十一月親往莫斯科訪問，並且亦表示選舉之後將要到中國大陸去訪問。這無疑的是龐畢度要從外交上刺激民心，以扭轉對執政黨目前不利的情勢。

## 伍 結語

法國由於「社會主義黨」與「共產黨」聯盟的影響，在國會議員選舉前，無論是內政與外交，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龐畢度雖力挽狂瀾，但因執政黨本身在團結上發生了問題，執政黨在選民心目中的地位已逐漸下降。在去年底法國的民意測驗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選民支持「民主共和聯盟」，而最近的民意測驗中，「民主共和聯盟」又降到比左派政黨落後百分之十一。如此一情勢不能改變，「民主共和聯盟」即將失去國會中多數黨的地位。而其影響所及，法國的政治即可能發生劇變，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局面。

因此，本年二月十日，龐畢度在一項電視廣播中演說，對「社會主義黨」與「共產黨」的「聯合陣線」予以嚴厲的攻擊。他說左派政黨的「共同計劃」，乃是要全盤推翻法國的現存制度。他指出：如果戴高樂派在未來國會選舉中喪失多數黨地位，第五共和制度將破壞無存。所以他肯定的表示，倘「社會主義黨」與「共產黨」贏取國會議員選舉，他將解散國會重新大選。

# 蘇法兩國高層會談與法國赤化危機

王 啟 升

## 前言

一九七三年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法國總統龐畢度非正式訪問蘇俄西部之白俄羅斯，並在明斯克附近之「沙斯拉伏爾」市與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舉行為時兩日的會談。蘇方除布里茲涅夫外，參加會談人員有下列三人：蘇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副外長可法列夫、蘇俄駐法大使亞伯拉西莫夫；法方參加會談人員：法國總統龐畢度、法國外長修滿、總統府秘書長紹柏爾、法國駐蘇大使塞托，會後發表公報。這是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法國總統戴高樂訪蘇與布里茲涅夫舉行第一次蘇法兩國高層會談以後，龐畢度與布里茲涅

註七。龐畢度此項緊急呼籲，不但是對左派政黨的警告，亦是提醒法國選民不要走向冒險的道路。（一九七三年二月廿日脫稿）

註一。「民主勞工同盟」原屬戴高樂派前「共和聯盟」（Union Pour National Republique—UNR）中一個左派力量。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共和聯盟」與「民主勞工聯盟」重建為「民主共和聯盟」。「民主勞工聯盟」的創始人為格蘭德瓦（Grandval）、瓦龍（Vallon）、哈孟（Hamann）等人。

註二。若尼（Jeanneney）因受民主勞工同盟分裂的影響而領導「分離運動」。他是法國「地方改革法案」的起草人。

註三。28/6 1972, Le Monde.

註四。當前在法國高等學府的政治學部門，對於第五共和憲政的改革，已成爲普遍討論的重要課程。

註五。13/2 1973, Le Monde, "Le Respect des Institutions"

註六。Feb. 1973, Le Monde Diplomatique, "La Politique Étrangere dans les élections Françaises"

註七。10/2 1973, Le Monde, "Pompidou Present les élections Comme un duel entre la gauche et tous les autres"

夫之間所舉行的第三次高階會談。

一九七〇年十月龐畢度訪蘇時，曾在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舉行第一次會談；一九七一年十月布里茲涅夫訪法時，又在巴黎與龐畢度舉行第二次會談；本年元月「沙斯拉伏爾」市所舉行的會談，係布、龐之間第三次會談。蘇法兩國高階會談如此之多，確爲國際外交關係上極特殊的很突出的現象。法國的目的，固然在敦睦蘇法兩國邦交與國際地位的提高，但布里茲涅夫却別有用心，布係保在高階會談方式之下，運用列寧所制訂的「由上而下」的策略，來赤化法國。

一九〇五年七月列寧在日內瓦所著的「兩個策略」一書中間，談到鬥爭

策略，有兩大類，一為「由上而下」，一為「由下而上」。蘇法高階會談，當然係布里茲涅夫在貫徹列寧這種「由上而下」的策略，來赤化法國。另一方面，最近幾年俄共與法共之相互勾結日益密切，法國內部罷工運動頻繁，而且法共在最近兩年多的短暫期間，曾召開兩次代表大會（一九七〇年二月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策劃如何赤化法國，實際上，這就是布里茲涅夫在實踐列寧的「由下而上」的策略，來赤化法國。

## 壹 「由上而下」赤化法國的策略

布里茲涅夫運用列寧的此一「由上而下」的策略，建立蘇法兩國最高階會談與發展兩國很廣泛的關係，是相當成功的。蘇法兩國最高領導人，如果作一次訪問與一次會談，兩國關係都有新的發展，蘇法兩國經過上述四次高階會談，而彼此關係便有不尋常的很「友好」的發展，其經過情形如下：

（一）一九六六年六月法國戴高樂總統訪蘇時，曾同布里茲涅夫、包戈尼、柯錫金舉行高階會談，簽訂了蘇法兩國科學技術合作及經濟合作協議，設立了莫斯科同巴黎之間的熱線，成立了「蘇法聯合常任理事會」，來處理科學與技術合作事項。這是自一九六六年初法國退出北約盟軍建制並要求盟軍撤離法境以來，國際關係發生劇大變化，法國迫切需要新的盟邦，以加強其國際地位，所以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布里茲涅夫在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蘇聯同法國的關係須作重大的改善，使其繼續發展成爲歐洲安全的重要因素」，此一拉攏法國的意圖，便欣然爲法國所接受。此時布里茲涅夫的陰謀，固然在貫徹「由上而下」赤化法國的策略，但其另一如意算盤，是要拉攏法國，加深法國同北約組織之間的裂痕，來排斥美國在歐洲大陸的勢力。在這樣複雜錯綜國際關係之下，蘇法兩國關係開始好轉了。

（二）一九七〇年十月法國總統龐畢度訪蘇，與布里茲涅夫舉行高階會談，簽訂了蘇法兩國對國際重大問題須加強與擴大政治協商議定書，這是蘇法兩國對國際重大問題加強合作的開端。

（三）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布里茲涅夫訪法，除十月二十八日布里茲涅夫及其隨員參觀了馬賽市之外，其餘五日均在巴黎與龐畢度總統舉行多次會談，而且通過下列三種文件：

### 蘇法兩國高層會談與法國赤化危機

（甲）蘇聯同法國之間的合作原則；

（乙）蘇聯同法國的聲明；

（丙）蘇聯同法國關於發展經濟、技術同工業十年合作的協議。

這三種文件所包括的項目至爲廣泛，是涉及經濟、科學技術、工業的合作，涉及文化交流、軍事聯繫、政治協商等各種重大問題。蘇法兩國關係此時業已邁進了十年長期合作、全面合作、多方聯繫、密切配合的重要階段，亦是布里茲涅夫第一次訪法時的重大收穫。

（四）一九七三年元月法國總統龐畢度此次訪問蘇聯西部之白俄羅斯，曾在明斯克附近之「沙斯拉伏爾」市同布里茲涅夫又舉行蘇法兩國高階會談，會後發表公報（註一），從該公報的資料內容來看，雙方除了對國際問題意見完全一致（從速召開全歐安全會議，和迅速結束越戰與解決中東問題）外，對促進兩國關係所達成的協議，有下列七點：

①今後應加強蘇法兩國的雙邊關係，並以兩國之間的政治協商作爲蘇法合作的固定因素，關於歐洲形勢的發展，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國際問題，蘇法要以政治協商方式，經常交換意見。

②根據一九七一年十月布里茲涅夫訪法時所簽訂的蘇法兩國經濟、技術同工業十年合作原有協議，目前爲了進一步的加強，雙方已詳細制訂了合作的另一草案，並準備在最近期間簽訂。

③雙方討論了基本合作草案，其中關於積極增加貿易流通額和發展工業經濟合作計劃已達成協議，雙方還準備採取鼓勵措施，在互惠的基礎上，促進兩國商品流通額的增加。

④蘇法兩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在太空、和平利用原子能同高度物理能的合作，以及在衛生保健，保護大自然，和在運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農業等方面的合作，過去已有積極的成效，雙方現決定繼續合作下去。

⑤根據蘇法兩國合作的原則，爲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瞭解，雙方還應作必要的努力，以擴大蘇法之間的文化交流。

⑥布里茲涅夫同龐畢度均表示贊成在軍事路線方面，繼續互相交換訪問。

⑦雙方對此次「沙斯拉伏爾」市的會談，感到很滿意，認爲高階會談是

有效的，所以雙方決定類似這樣的會談，今後應加以發展和繼續，於是龐畢度邀布里茲涅夫再度訪法，以便繼續交換意見，後者亦接受此項邀請，惟時間另行約定。

從這七點協議，可以看出蘇法兩國在經濟、技術、工業、農業、貿易、運輸、科學、文教、軍事等方面的廣泛合作，而且蘇法兩國最高領導人已決定輪流相互訪問與會談，並以「政治協商」為蘇法合作的固定因素，以加強蘇法兩國的雙邊關係。這說明蘇法兩國目前關係是密切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從一九七二年蘇法兩國政府高級人員的相互訪問與會談情形來看，亦復如此。這一年中間蘇方訪法並與法方舉行會談的人員如下：

- ① 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席基里林；
- ② 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
- ③ 蘇聯國防部長、蘇聯元帥格列齊科；
- ④ 蘇聯對外貿易部長帕托利切夫；
- ⑤ 蘇聯文化部長福爾芝娃；
- ⑥ 蘇聯高等與中等專科教育部長葉留金；
- ⑦ 蘇聯政府其他人員等。

一九七二年蘇俄這許多重要政府人員之訪法與舉行會談，可見一九七二年蘇法兩國在科學技術、外交、國防、對外貿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又有新的發展。

如以一九六六年戴高樂訪蘇後所成立的「蘇法聯合常任理事會」作初步基礎，加上一九七二年蘇法兩國在科學技術、外交、國防、對外貿易、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廣泛合作，再加上一九七三年元月沙斯拉伏爾市此次會談所決定的蘇法繼續合作的七項協議，那蘇法兩國密切合作關係是會日益加強與繼續多方面發展下去。這是布里茲涅夫運用「由上而下」赤化法國策略很大的成功。因為俄共雖高唱「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存」，但始終並未放棄「埋葬資本主義世界」此一赤化自由世界的戰略目標。為達到此一戰略目標，布里茲涅夫正好運用同法國這種廣泛合作關係，派遣大批的俄諜，以科學技術、國防、經濟、文教各種專家名義作掩護，配合法共「由下而上」的赤化法國策略，向法國科學技術、經濟、國防、文教等各方面，進行滲透顛覆活動。蘇法兩國這種合作關係，無異法國門戶洞開，開門揖盜，予俄共滲

透顛覆以可乘之機，所以蘇法兩國關係愈密切，則布里茲涅夫所運用此一系列「由上而下」滲透顛覆赤化法國的策略便愈為成功。

為了更清楚地瞭解布里茲涅夫此一「由上而下」的赤化法國的策略，現在再看一看最近幾年布里茲涅夫在法國是如何在推行「由下而上」赤化法國的策略。

## 貳 「由下而上」赤化法國的策略

布里茲涅夫在法國所推行的「由下而上」赤化法國的策略，是以法共為主要工具，並積極加以運用，所以自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後，布里茲涅夫統治蘇俄這八年多中間，俄共與法共之間除了秘密組織暗中聯繫外，而兩黨公開交往亦十分頻繁。最近七年中間俄共所召開的三次大會：一九六六年三月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一九六九年六月莫斯科七十五國國際共黨大會，一九七一年三至四月俄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法共均派有代表團參加；而最近三年法共所召開的兩次代表大會：一九七〇年二月法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法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俄共亦均派有代表參加。代表大會係共黨權力最高機構，最近幾年中間俄共共同法共所舉行的代表大會，雙方均互派代表參加，可見兩黨關係的密切。不僅此也，一九七一年七月俄共共同法共並舉行代表會議，會後所發表的共同聲明，雙方表示對國際問題與對社會主義內部問題，兩黨意見完全一致。這裏值得重視的，當然係俄共同法共對赤化法國意見完全一致的問題。由於兩黨在這方面意見相同，而且通力合作，所以最近幾年布里茲涅夫赤化法國的政黨組織力量與工運羣運力量均相當龐大，而且還制訂有顛覆法國的很明確的政綱。

### (一) 赤化法國的龐大力量

布里茲涅夫赤化法國的龐大力量，包括兩部份，一為法國共產黨同法國社會黨兩黨的組織力量，一為工運與羣運力量。

法共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在史達林時代，力量已相當強大，如一九四六年六月法共，便擁有八十萬黨員（註二），為歐洲親俄大黨之一。但由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去世，俄共喪失了在世界共產陣營中原有的領導作用，而又由於一九五六年十月蘇俄公然出兵鎮壓

匈牙利人民的抗暴事件，使得蘇俄橫暴侵略而貌更赤裸裸地暴露於歐洲各國共黨面前，再加上六十年代毛俄的分裂等因素，於是嚴重影響法共組織的衰退，到一九六二年二月法共黨員人數已減至二十三萬二千人（註三）。這是在黑魯曉夫時代法共力量大為削弱的情勢。唯最近三年來，法共在布里茲涅夫積極推行「由下而上」赤化法國策略之下，法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是在全面加强（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連續召開兩次代表大會，可說明這一點），所以黨員人數亦開始增加，一九七二年二月法共黨員人數已增至三十萬人，而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復增至四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人（註四）之多。法共組織如此迅速發展，正表示布里茲涅夫「由下而上」赤化法國的基本力量逐漸強大起來了。

除了此一基本力量之外，法共又以統戰方式，爭取擁有九十五萬黨員的社會黨（註六）的合作，兩黨經兩年來的協商，始於一九七二年六月達成協議，決定結成聯盟，共同行動，為反對所謂「法國壟斷資本的政治統治」而鬥爭。法共此一統戰的成功，關係法國未來前途與命運，實不容忽視，因為布里茲涅夫此一「由下而上」赤化法國的力量，既擁有基本力量——四十五萬四千多黨員的法國共產黨，而又有法共友黨——九十五萬黨員的法國社會黨此一龐大組織，作為後備支援力量，這可以看出布里茲涅夫赤化法國力量的雄厚。

除了上述法共社會黨兩黨的組織力量之外，布里茲涅夫在法國內部的工運同羣運方面，透過法共的關係，已間接地奠定了羣衆力量的基礎。

法國職工組織林立，職工運動向不統一，但最近幾年，在法共統戰工作方式之下，法國有兩個主要工會組織：全法工人聯合會同法國民主工人聯合會，已簽訂協議，採取共同行動（註七）。由於職工會如此協調行動，所以在最近三年中間，法國內部勞資衝突頻繁，曾達到一萬次之多，這比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這三年的勞資衝突超過一倍。以罷工人數時間綜合統計，一九六九年法國全國罷工人數僅為二百二十二萬三千人，但一九七一年則增為四百四十萬人。

羣運方面，法共同法國左派勢力，為了煽動民衆，要求民主改革，曾在最近舉行兩次羣衆集會。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底在凡爾賽宮附近之體育館曾舉行了十萬人羣衆集會。十二月上旬，在法共副總書記馬謝、社會黨第一書記

米德蘭、左派激進社會運動主席法布爾，以及三個主要職工會負責人與其他民主組織的領導人共同策動之下，在巴黎市區舉行了數十萬羣衆大遊行示威運動。

一萬次勞資衝突，十萬人羣衆集會與數十萬人在巴黎市區大遊行示威，表面看來，這是法國本身工運與羣運問題，其實，這是布里茲涅夫透過法共、運用法國左派組織在法國內部所掀起這種工運與羣運，這仍然是布曾在法國龐大羣衆力量的表現。

## （二）赤化法國的策略與政綱

法共赤化法國的策略，在一九七〇年二月法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即已決定，其主要內容如下：

「法國志願推行新政的社會力量同政治力量所結成的聯盟，應在政治同經濟兩方面共同決定法國重大民主改革的政綱，並共同堅決徹底為其奮鬥，來爭取此一民主政綱的勝利，然後共同加以運用，來指導國家事務（註八）」。

很明顯的，這是法共的統戰策略，法共同願意同法國其他黨派合作的姿態，拉攏法國社會黨與左派激進社會黨人建立聯盟，來圍攻法國現行的政府。此一統戰策略業已生效。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共同社會黨聯合通過了共同政綱，其唯一目的，是「要以新的經濟同政治民主制度，來代替壟斷資本主義的統治（註九）」。法國左派激進社會黨人，亦贊成此一政綱，於是亦加入法共同社會黨人的聯盟為實現此一政綱採取共同行動。這是自一九七〇年二月法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統戰策略、經法共積極推行二年多以來最大的成功。

此一統戰策略成功之後，法共為發動全體黨員來積極實現此一共同政綱，以達到顛覆法國龐畢度政府起見，於是法共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巴黎「森特—宛」工人區舉行為時五日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一千二百人，而另外到會的友黨（共黨、工人黨及民主黨派）代表團七十六個，其中有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所率領的蘇共代表團。經五日的討論，代表大會一致贊成馬謝在大會上代表法共中央所作之總結報告，並通過了完全擁護法共中央所推行的團結法國民主力量路線之基

本政治決議。這次大會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第一、法國十大財經家族壟斷資本集團，大會已規定為具體鬥爭的目標。

第二、一九七三年三月法國國會改選，大會規定法共的候選人，應在上述共同政綱的基礎上，宣傳政綱的任務，將改善自己選區人民生活的建議同政綱的要求聯繫起來，並在一九七三年元月份開始展開競選爭取政綱的勝利。

第三、蘇斯洛夫在大會上的發言，是在鼓勵法共從事顛覆活動。他講：「共產黨人為了從事爭取民主同滿足勞動人民經濟同社會要求而奮鬥時，從來不忘記自己奮鬥的最後目標——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俄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係俄共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他所講的上述一段話，決不是偶然的，這不僅表示俄共對法共現階段政治鬥爭的一種指導作用，而且是透露了布里茲涅夫赤化法國的野心。

## 分析意見

如上所述，自法國總統以下，到法國政府高級人員，乃至法國經濟、貿易、工業、農業、科學、技術、軍事等各方面，布里茲涅夫均有廣泛的合作關係，而下層，由法共、社會黨到左派激進社會黨乃至工運、羣運等各方面，布里茲涅夫亦有很雄厚的力量，如果布里茲涅夫運用這上層廣泛合作關係與下層雄厚力量，來實現法共同社會黨聯盟決定的共同政綱，從內部來顛覆法國政府，在完全不設防的情勢下，法國政府其將何以自衛呢？

現在法國當局亦感到問題十分嚴重。如本月十七日晚間法國總理麥斯默接見法新社記者單獨訪問時所發表的一番談話，便是如此。麥氏很焦慮地一再敘述法共同社會黨左派份子，對法國現行制度懷有根深蒂固的敵意，他們希望一場大政變，讓法國第五共和國政府垮台。麥氏目前已體會到法國政府正面臨本屆國會選舉難關，他估計國會選舉的可能發展趨勢與龐畢度總統的應付對策如下：

1. 如果法共同社會黨聯盟在本年三月國會選舉中獲勝，則龐畢度總統為了維護法國現行民主制度，只有拒絕任命左派領袖出任總理，而成立一個少數派政府來應付危機。

2. 如果法共同社會黨聯盟左翼大多數反對派通過對政府不信任案，則龐畢度總統勢將採取斷然手段，解散國會，實行全民普選。

3. 如果新的全民普選，仍屬法共同社會黨佔多數，則龐畢度總統只有辭職（註十一）。

麥氏這一番談話，是很明白地看出法國國會三月間選舉的嚴重危機，祇可惜沒有深入情況，而透視到問題的本質與關鍵的所在！法國當前的這種危機，實際上是法國高階當局自己「開門揖盜」所造成的結果，所以目前法國挽救危機最切要之圖，莫過於認真消滅布里茲涅夫「由上而下」赤化法國的策略，然後爭取社會黨，孤立法共，並嚴厲取締法共，使布里茲涅夫「由下而上」赤化法國亦無從施展。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共當時的副總書記（現已升為總書記）馬謝，很明白地在法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講：

「三十五年以前，壟斷法國財政經濟命脈的，為法國二百個大家族，這些年由於財富集中，工廠企業的合併，現在只剩下十大家族了。」

馬謝講這一段話的用意，是在向他的黨徒指導法共現階段鬥爭的目標，就是這十大家族。但這十大家族却仍然同自己的敵人——蘇俄，在經濟、貿易、工業、技術等各方面，攜手合作，難道他們都絲毫不介意自己未來的命運，而無明智的抉擇嗎？

註一：一九七三年元月十三日「真理報」。

註二：問題與研究第十一卷第六期第六十頁。

註三：同上。

註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報」。

註五：一九七一年「蘇聯年鑑」第三九頁。

註六：同右。

註七：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報」。

註八：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共副總書記馬謝在法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

註九：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第五十二期「新時代」週刊。

註十：同右。

註十一：民六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台北中央日報。